

指南針



〔清〕刘一明 著

曹志清 金 泽

文 雨 杜 蝉 英

点校

子部
針
PD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阴符经注》、《敲爻歌直解》、《百字碑注》、《西游原旨》、《无根树解》、《黄庭经解》、《四百字解》诸篇，总名为《指南针》。除《西游原旨》一篇为自著外，其余几篇都是著者对道家养生古籍的疏解阐释，其中贯穿了著者对养生之道的理解和体会，不失为了解和认识古代养生学的一本有价值的书。

《西游原旨》一篇，著者以道家眼光看古典名著《西游记》，阐发了许多独特的看法，值得研究。

点校说明

《指南针》（一名《道书十二种》），清代刘一明撰。刘一明号悟元子，又号素朴散人，山西曲沃人，甘肃兰州金元观道士，主张儒佛道三教调和之说。嘉庆中卒。

《指南针》有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常郡护国庵刊本和民国二年（1913）上海江东书局石印本两种版本。本书根据上海江东书局石印本点校排印。对于原书，原则上一仍其旧，不加改动（包括避讳字）。书中原有一些校勘，均予以保留。为和正文区别，这些文字以仿宋体字排出，并加了括号。文字方面明显的讹误，则酌情予以处理。

一、错讹之字，如“功”几处误作“工”，“力”误作“方”，“元牝”误作“元牡”，“戊己”误作“戊巳”，“紫阳”误作“柴阳”，“妄”误作“忘”，“睬”误作“彩”，“入”误作“人”，“心”误作“人”，“卦”误作“封”，“杳”误作“查”，“梢”误作“稍”，“炸雷”误作“乍雷”，“机密”误作“机秘”，“纵然”误作“总然”，“旁门”误作“傍门”，“浑然”误作“混然”，“殊途”误作“殊涂”。均根据文意径改。

二、《西游原旨》所列回目，其中有与今本《西游记》回目不一致的，保持原貌不改。

三、书中缺字原由□标明，凡未标明者，现均加〔 〕标出。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1989年10月

指南针序

性命之学，中正之道也。中正之道，在儒谓之中庸，在释谓之一乘，在道谓之金丹，乃贯通三教之理也。知之者，在儒可以成圣，在释可以成佛，在道可以成仙。若舍中正二字，而别有所谓道者，即是邪道，便非正道。世之羽流，多不穷理，入于旁门曲径，着空执相，以讹传说，以盲引盲，千枝万叶，遍满宇内。更加伪书杜撰，邪说淫辞，杂于丹经子书之内，玉石不分，皂白莫辨。即有一二烈士良才，满眼虚花，两耳梆声，莫能辨其真伪，一入网中，终身难出，不至丧其性命而不止。古今英雄遭此厄者，不可胜数。道至如此，尚忍言哉！

悟元自童子时，即知有此一大事因缘。朝王暮李，乱学乱作，已受其症；幸而方两亏悔，不致陨命，然究不知真正之道是何事。后遇堯谷、仙留二师，得闻香风，始知性命之学，乃中正之道。中正之道，不假外求，自己现成。悟之者，直登道岸，非一切旁门曲径、窃取圣道、舍近而求远者，可能窥其畔岸也。因叹伪学日盛，正道日衰，遂将生平所注、所著等书，编集成部，总名曰《指南针》。“指南针”乃罗经，定子午之正针；子午为大地南北中正之位，子午定，

而四面八方稍有偏斜，显明易见。书名《指南》，特以中正之道示人耳。书虽不一，而言中正之道则一；言虽有异，而指中正之道无异。若有知音者，于中正二字，下实落功夫，尝得滋味，即于中正二字上安身立命，则一切旁门曲径，不得而惑之，犹如罗盘，千转万转，针总不转；左之右之，无不宜之。可以一道而贯通无穷之道，亦一指南针也。我指南，人指南，人我皆归于中正，扫邪救正，阐扬圣道，此余《指南针》之本心也。

大清嘉庆六年岁次辛酉冬至日悟元子自序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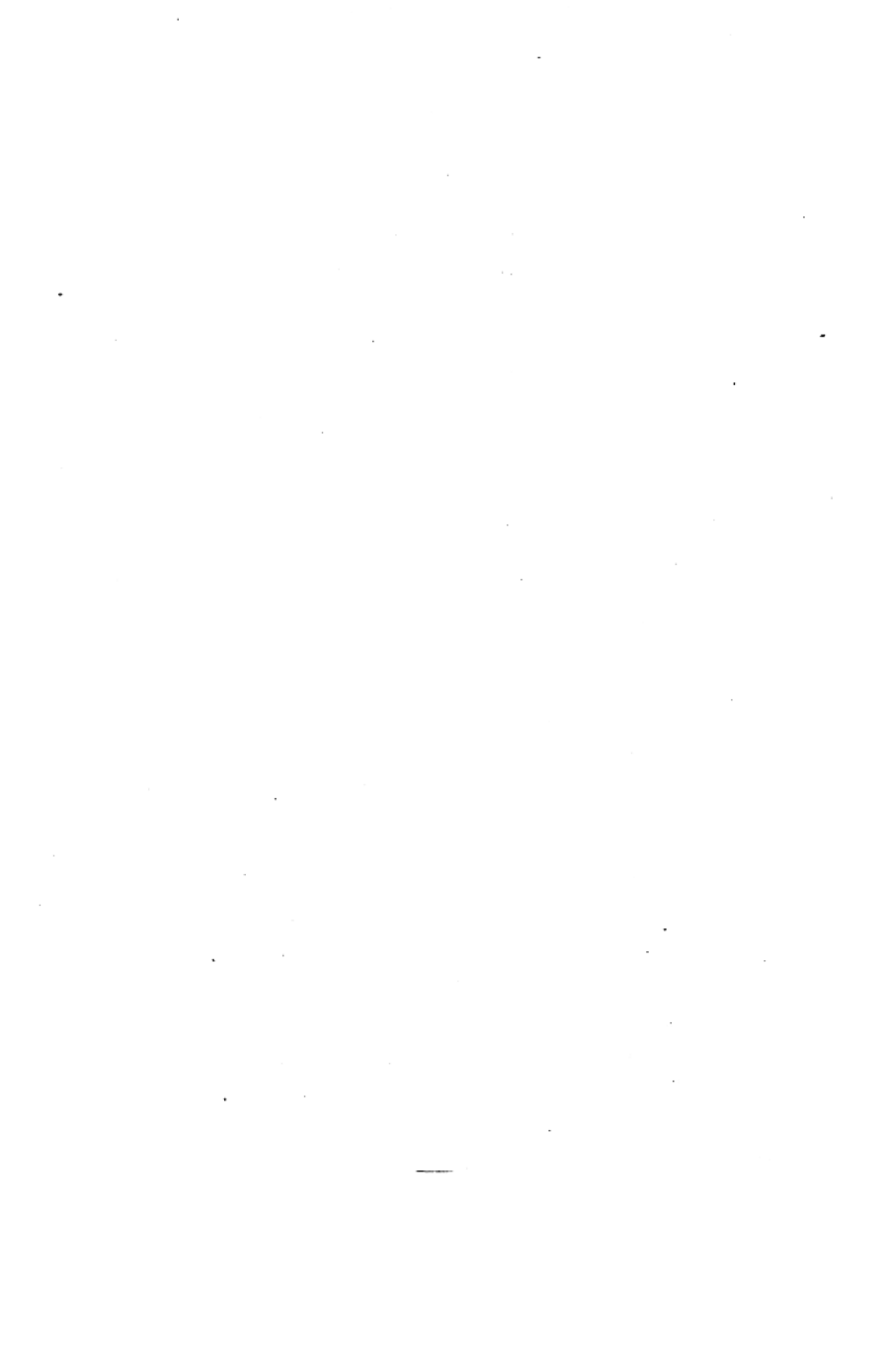
目 录

指南针序.....	(1)
阴符经	
阴符经注序.....	(3)
阴符经注解跋.....	(4)
阴符经注.....	(5)
敲爻歌直解	
敲爻歌直解.....	(21)
百字碑注.....	(48)
黄鹤赋.....	(57)
西游原旨	
西游原旨序(五篇).....	(61)
西游原旨读法 卷上	(67)
西游原旨诗结 卷下	(76)
西游原旨歌	(88)
无根树解	
无根树解序.....	(93)
三丰张真人源流.....	(94)
无根树解.....	(97)
黄庭经解	(125)

金丹四百字解

金丹四百字解序.....	(137)
金丹四百字解.....	(138)
注疏四百字真义歌.....	(154)
学人二十四要.....	(157)
丹法二十四诀.....	(159)

阴符经



阴符经注序

《阴符经》三百余字，其言深奥，其理精微；凿开混沌，剖析鸿蒙；演造化之秘，阐性命之幽，为古今来修道第一部真经。唐陆龟蒙谓黄帝所著，宋陈渊谓黄帝受于广成子，朱文公亦谓黄帝著，邵尧夫谓战国时书，程伊川又谓非商末即周末时书。其说纷纷，各述所知，究无定见。以予论之，世皆传为《黄帝阴符经》，丹经、子书俱谓《阴符经》，系黄帝所著。考之文字，始于黄帝，兴于唐、虞、夏、商，或者黄帝撰作，口口相传，不记文字，后世成真仙侣，笔之于书，流传于世间，亦未可定。就其世传之说、丹书之载，谓黄帝著之亦无不可。但此书沿讹已久，苦无善本，字句差错者极多；或借骊山老姥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术之说，紊乱圣道、以盲引盲；更有借伊吕、张果、子房、孔明注语，欺世惑人者。似此鱼目混珠，指鹿为马，大失真经妙旨。

予于乾隆四十四年岁次己亥，于南台深处，取诸家注本，校正字句，细心斟酌，略释数语，述其大意，扫邪救正，以破狂言乱语之弊，高明者自能辨之。

阴符经注解跋

《阴符经》者，黄帝演道书也。而谈兵之家，视为天时孤虚旺相之理，人事进退存亡之因。即缙黄之流，浅窥圣经，谬为注疏者亦不少，不几误璞为鼠，以青作黄乎？我悟元老师，造性命之精，证天人之奥；体古圣觉世之婆心，思发其覆；悯后学穷理而无门，详为之解；扫诸说之悖谬，诠《阴符》之肯綮，其中尽性至命之学，有为无为之理，靡不说明且备，将数千年埋没之《阴符》，至今原旨毕露，而有余蕴矣。《经》云：“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仆则曰：“圣经之精，圣道之微，尽矣。”

大清嘉庆三年岁次戊午九月九日
受业门人王附青云峰甫沐手敬题

阴符经注

阴者，暗也，默也。人莫能见，莫能知，而已独见，独知之谓。符者，契也。两而相合，彼此如一之谓。经者，径道也，常也。常行之道，经久不易之谓。

《阴符经》即神明暗运，默契造化之道。默契造化，则人与天合，一动一静，皆是天机，人亦一天矣。上中下三篇，无非申明“阴”、“符”、“经”三字。会得“阴”、“符”、“经”三字，则三篇大意可推而知矣。

上 篇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性命之道，一天道也。天之道，阴阳之道耳。修道者，能知天道之奥妙，而神明默运，窃阴阳之气，夺造化之权，可以长生不死，可以无生无死。然其最要处，则在能观能执耳。

何谓观？则在格物致知之为观，极深研几之为观，心知神会之为观，回光返照之为观，不隐不瞒之为观。

何谓执？专心致志之为执，无过不及之为执，身体力行

之为执，愈久愈力之为执，始终如一之为执。

观天道，无为之功，顿悟也，所以了性；执天行，有为之学，渐修也，所以了命。能观能执，用阴阳之道，以脱阴阳，依世间法而出世间，性命俱了，心法两忘，超出天地，永劫长存。只此二句，即是成仙成佛之天梯，为圣为贤之大道；外此者，皆是旁门曲径，邪说淫辞，故曰尽矣。

天有五贼，见之者昌。

（天有五贼 一本“天”上有“故”字）

五贼者，金、木、水、火、土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人即受此气以生以长。但自阳极生阴，先天入于后天，五行不能和合，自相贼害，各一其性。木以金为贼，金以火为贼，火以水为贼，水以土为贼，土以木为贼，是所谓天之五贼也。惟此五贼，百姓日用而不知。顺行其气，以故生而死，死而生，生死不已。若有见之者，逆施造化，颠倒五行，金本克木，木反因之而成器；木本克土，土反因之而生荣；土本克水，水反因之而不泛；水本克火，火反因之而不燥；火本克金，金反因之而生明。克中有生，五贼转而为五宝。一气浑然，还原返本，岂不昌乎？

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

（施行于天 一本“施行乎天”）

人秉五行之气而生身，身中即具五行之气。然心者，身

之主；身者，心之室。五贼在身，实在心也。但心有入心、道心之分，入心用事，则五贼发而为喜、怒、哀、乐、欲之五物；道心用事，则五贼变而为仁、义、礼、智、信之五德。若能观天而明五行之消息，以道心为运用，一步一趋，尽出于天而不由人。宇宙虽大，如在手掌之中；万物虽多，不出一身之内。攒五行而合四象，以了性命，可不难矣。

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性者，天赋之性，即真如之性，所谓真心，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而人得以为人者是也。

人心者，气质之性，即知识之性，所谓机心，见景生情，随风扬波，而人因之有生有死者是也。

天性者，天机，即是天道。人心者，人机，即是人道。守天机者存，顺人机者亡。惟大圣人观天道，执天行，中立不倚，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修真性而化气性，守天道而定人心，不使有一毫客气杂于方寸之内也。

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化定基。

（万化 一本“万变”）

杀机者，阴肃之气，所以伤物也。然无阴不能生阳，非杀无以卫生。故天之杀机一发，则周而复始，而星宿移转，斗柄回寅。地之杀机一发，则剥极而复，龙蛇起陆，静极又动。惟人也，亦具一天地也，亦有此阴阳也。若能效天

法地，运动杀机，则五行颠倒，而天地交泰。何则？人心若与天心合，颠倒阴阳只片时，天时人事合而一之，则万物变化之根基，即于此而定矣。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此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秉阴阳之气以成形，具良知良能以为性。性无不善，而气有清浊。秉气清者，则为巧；秉气浊者，则为拙。性巧者多机谋，性拙者多贪痴。性巧性拙，皆系气质之性。人心主事，非本来之天性。修真之道，采先天，化后天，而一切巧拙之性，皆伏藏而不用矣。

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

九窍者，人身上七窍，下二窍也。三要者，耳、目、口也。人身九窍，皆受邪之处，而九窍之中，惟耳、目、口三者，为招邪之要口。耳听声则精摇，目视色则神驰，口多言则气散。精、气、神一伤，则全身衰败，性命未有不衰者。人能收视、返听、希言，闭其要口，委志虚无，内念不出，外念不入，精、气、神三品大药，凝结不散，九窍可以动，可以静。动之、静之，尽是天机，并无人机，更何有邪气不消灭哉！

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

（奸生 一本“好生”；修炼 一本“修之”）

火喻邪心木喻性，奸譬阴恶国譬身。木本生火，火发而祸及木，则木克。邪生于心，邪发而祸及心，则性乱。国中有奸，奸动而溃其国，则国亡。阴藏于身，阴盛而败其身，则命倾。身心受累，性命随之。于此而知，潜修密炼，观天道，执天行，降伏身心，保全性命，不为后天五行所拘者，非圣人其谁与归！

中 篇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

天道，阴阳而已。阳主生，阴主杀，未有阳而不阴、生而不杀之理。故春生、夏长、秋敛、冬藏，四时成序，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亘古如是也。

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

天以始万物，地以生万物。然既生之，则又杀之，是天地即万物之盗耳。世有万物，人即见景生情。恣情纵欲，耗散神气。幼而壮，壮而老，老而死，是万物即人之盗耳。

人为万物之灵，万物虽能盗入之气，而人食万物精华，借万物之气生之、长之，是人即万物之盗耳。大修行人，能

夺万物之气为我用，又能因万物盗我之气而盗之，并因天地盗万物之气而盗之。三盗归于一盗，杀中有生，三盗皆得其宜矣。三盗既宜，人与天地合德，并行而不相悖，三才亦安矣。三才既安，道气常存，万物不能屈，造化不能拘矣。然此盗之秘密，有一时之功，须要不先不后，不将不迎，不可太过，不可不及。坎来则离受之，彼到而我待之，阳复以阴接之，大要不失其时，不错其机，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食其时者，趁时而吞服先天之气也；动其机者，随机而扭转生杀之柄也。食时，则后天之气化百骸，皆理可以全形；动机，则先天之气复，万化俱安，可以延年。时也机也，难言也，要知此时即天时，此机即天机，苟非深明造化、洞达阴阳者，乌能知之。

噫！八月十五玩蟾辉，正是金精壮盛时；若到一阳才起处，便宜进火莫延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一本“不知神所以神”也；一本“不知不神之神所以神”也）

古今学人，皆认昭昭灵灵之识神，以为本来之元神，故着空执相，千奇百怪，到老无成，有死而已。殊不知此神乃后天之神，而非先天之神，乃神而实不神者。先天之神，非色非空，至无而含至有，至虚而含至实，乃不神之神而实至神者。奈何世人只知后天之神而神，甘入于轮回，不知先天不神之神，能保乎性命。无怪乎万物盗我之气，而罔觉也！